

□快报记者 倪宁宁

南大女生潘梦旭: 一个人的 城南旧事



《城南旧事》拍的就是评事街



悠闲、豁达是老城南人的普遍心态



小小的理发店是现实也是历史



上了年纪的老城南看上去有些破败,但在潘梦旭看来这里更有“温度” 本版摄影 快报记者 路军

想把老城南
真实地呈现出来

“这个评事街,就是淘气啊吵嘴啊,都到这块儿调解评理的地方。”这是《城南旧事》的开场白,出自一位60岁左右大妈的口。与这部纪录片出现的所有“台词”一样,它是一句纯正的老南京话(城南话)。《城南旧事》集中拍摄了生活在评事街及周边街巷四户人家的事情:年迈的理发师,经营着一个简陋报刊亭的9口之家、寡居的老太太、反对拆迁的中年男人。

理发师已经70多岁了,在镜头里,他一边为周边的邻居理发,一边熟络地唠着家常。理发室很简陋,也就两三个座位,很是局促,而且还和厨房连在一起。“9口之家”住在一个2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,和城南的许多人家一样,屋子被隔了好几个空间,以方便三代人居住。这个大家庭里年纪最大的是位80多岁的老太太,她有一个50多岁的未婚儿子,有两个孙子。寡居的老太太,则是刚从一个被拆迁的村庄迁过来的。反对拆迁的男人,也只有一间屋子。

整部影片拍摄的时间跨度为2009年5月到2010年10月,虽然拆迁的话题贯穿始终,但是电影更加关注的是在这个特殊时间段里老城南人的日常生活。

“拆迁只是一个背景。”在《城南旧事》的导演潘梦旭看来,老城南人的衣食住行才是这部电影所要呈现的内容——理发师与顾客之间不是简单的“主顾”关系,他们之间没有隔阂的交谈,更像一对对熟络的伙伴。有两子一女的寡居老太太,一个儿子在上海,一个儿子在安徽,女儿居住在南京城的另一头,一个星期来看她一次。影片中,老太太形单影只,始终处在一种等待的情景之中,似乎她的生活就是一场等待,等待儿女来看她。“九口之家”的故事最丰富,除了琐碎的柴米油盐之外,和他们家有关的还有一场大家都很期待的婚礼。

按潘梦旭的说法,她的这位舞蹈老师有点“人来疯”。“激愤”之下,他骑上助力车,带着潘梦旭开始夜游南京。

“从傍晚六点到第二天凌晨两点,他带我去了很多很多地方,城北的迈皋桥,城中的草场门,城南的中华门,我根本搞不清方向。”当然,那天晚上给她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与升州路交会的一条窄窄的巷子(这条巷子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——评事街),以及与这条巷子交叉的无数条更窄的巷子。

“当时的感受很奇妙,时间已经很晚了,或者说太早了,低矮的瓦房,昏黄的路灯,街巷纵横交错,真的是好大一片安静的民居。”潘梦旭说,那是她生平第一次与老城南近距离的接触,也是她来南京后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和这个城市靠得很近。

《城南旧事》曾经在南大进行过两次放映,因为品质优异,今年应邀参加了在香港举办的国际大学生电影展的展映活动。

而最让潘梦旭欣慰的是在南大仙林黑匣子剧场的那次放映:影片结束后,观众沉默了有半分钟之久,然后是一阵时间持续更久的掌声。

“夜游南京” 让她认识老城南

《城南旧事》这个片名并不是潘梦旭的原创,早在1989年,著名导演吴贻弓就执导了同名的故事片,这部呈现上个世纪20年代老北京普通人的生活的电影,在当时获得很大的反响。而那一年,潘梦旭则刚刚出生。她坦言自己之所以取这个名字,有向老《城南旧事》致敬的想法。

撇开片名不说,真正促成她拍摄这部影片的原因颇为戏剧性。

2007年9月,潘梦旭以江阴高考文科状元的身份进入了南京大学中文系。在中学时代就热爱文艺的潘梦旭有了施展才艺的机会,她参加了南大的第二剧社,参加了学校的舞蹈队。当时她绝对没有想到因为舞蹈的关系,她会和老城南结下不解之缘。

潘梦旭的舞蹈天分很高,为了尽快提高舞蹈水平,她参加了一个校外的舞蹈俱乐部,主攻国标舞。2008年春天的一个傍晚,训练结束后,她和舞蹈老师谈起了对南京的观感。来南京之前,潘梦旭对秦淮河十分向往,在她想象中,“秦淮河水面上是浮着一层厚厚脂粉的”,但是秦淮河畔、夫子庙浓厚的商业气氛让她很失望。她的失望甚至“不屑”,引起了舞蹈老师的“愤怒”。“你了解南京吗?你都去过南京哪些地方?”

按潘梦旭的说法,她的这位舞蹈老师有点“人来疯”。“激愤”之下,他骑上助力车,带着潘梦旭开始夜游南京。

“从傍晚六点到第二天凌晨两点,他带我去了很多很多地方,城北的迈皋桥,城中的草场门,城南的中华门,我根本搞不清方向。”当然,那天晚上给她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与升州路交会的一条窄窄的巷子(这条巷子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——评事街),以及与这条巷子交叉的无数条更窄的巷子。

“当时的感受很奇妙,时间已经很晚了,或者说太早了,低矮的瓦房,昏黄的路灯,街巷纵横交错,真的是好大一片安静的民居。”潘梦旭说,那是她生平第一次与老城南近距离的接触,也是她来南京后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和这个城市靠得很近。

《城南旧事》曾经在南大进行过两次放映,因为品质优异,今年应邀参加了在香港举办的国际大学生电影展的展映活动。

而最让潘梦旭欣慰的是在南大仙林黑匣子剧场的那次放映:影片结束后,观众沉默了有半分钟之久,然后是一阵时间持续更久的掌声。

拍纪录片不是件容易的事, 首先要和被拍摄对象沟通

到了第二年春夏之交,当媒体披露包括评事街在内的老城南正在面临拆迁,一张张触目惊心的照片出现在网络论坛上时,她很自然回到了那里。

那个时候,她的手里多了一台家用DV。

“我需要的不是演员 我需要的是生活”

2009年暑假前,大二的潘梦旭面临选择专业,和舞蹈一样,不到两年时间,潘梦旭便在戏剧表演上显露出很高的天赋。没有受过专业演艺训练的她,无师自通,凭着出众的艺术悟性,先后主演了难度很大的《恋恋中的犀牛》、《思凡》等现代戏剧,成为了南大第二剧社的骨干演员。所以,当学校要求他们在三年级开始选择专业时,选择戏剧影视文学系(戏剧系),对她来说是很自然的事。而她也早从相关介绍中知道,每个戏剧系的学生都有拍摄一部电影的作业。所以这一年5月,虽然她还没有进入戏剧系,当她只身来到评事街,站在那些亲切的街巷中间时,心里已经有了一部电影。

“我一开始用的是家用DV,真正用上正规的摄像机是9月份的事情,那得从系里借。”潘梦旭说9月份之前,虽然她也拍了不少东西,但基本上都没有大的用途。她一直在等待一台专业的摄像机。

拍纪录片不是件容易的事,首先要和被拍摄对象沟通,潘梦旭坦

言自己有许多缺点,比如不喜欢也不善于张扬和表现,但是她从来不否认自己有很强的沟通能力。

“我首先会观察我需要什么,其在整部电影中可能的位置,当我觉得他有可能成为我的拍摄对象后,我就会主动去与他聊天、沟通。”潘梦旭说,她的方法很简单,会直接告诉对方自己是南大的学生,不是记者,并主动拿出学生证。“我会对他们说自己对老城南感兴趣,想把一些事情通过摄像机记录下来。”

潘梦旭说那个时候的自己有点疯,但是也很快乐,她终于体会到了“工作着是快乐的”境界。有快乐,就会有不如意。潘梦旭说,拍摄过程也有遗憾。本来,她是要跟拍当天晚上的婚礼的老城南人特别注重婚嫁仪式,婚礼的场面不会小,潘梦旭怕自己照顾不过来,特意找了班上的一位男生来帮忙。“男生肯定比我有力气,有的时候,我真的有点扛不动摄像机。”潘梦旭半开玩笑地说。

潘梦旭说,对于他们说自己没有恶意,也不会干扰他们的正常生活,如果他们觉得面对镜头感到不便,可以随时喊停。“我必须停下来,这涉及到纪录片伦理。”

本营在仙林,那个时候,正逢“9口之家”为80多岁的老太太的小孙子筹办婚礼。婚礼的前一天,他们一家人忙着为新人准备烟、酒、糖、联系婚车,一直弄到很晚。潘梦旭也拍到很晚,而当她得知第二天一大早,来自各地的亲朋们都会去看租来的新房时,她决定不回仙林了。从仙林到评事街,首先要坐公交到虹桥,然后再转车到三山街。

“我怕来的路上堵车,耽搁了拍摄,就干脆在附近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来。”潘梦旭说那个时候的自己有点疯,但是也很快乐,她终于体会到了“工作着是快乐的”境界。

有快乐,就会有不如意。潘梦旭说,拍摄过程也有遗憾。本来,她是要跟拍当天晚上的婚礼的老城南人特别注重婚嫁仪式,婚礼的场面不会小,潘梦旭怕自己照顾不过来,特意找了班上的一位男生来帮忙。“男生肯定比我有力气,有的时候,我真的有点扛不动摄像机。”潘梦旭半开玩笑地说。

潘梦旭说,对于他们说自己没有恶意,也不会干扰他们的正常生活,如果他们觉得面对镜头感到不便,可以随时喊停。“我必须停下来,这涉及到纪录片伦理。”

潘梦旭:
我们没有权利
“启蒙”他们

快报记者见了潘梦旭两次,如果不和她近距离接触,一般人很难想象眼前这个娇小秀气的女孩,会拍出《城南旧事》这样一部有力量的片子。但是接触久了,从她遇事从容淡然的脾性就可以看出,这是一个独立性很强,有主见,也很有决心的女孩。“他们有自己的想法,你不能用摄像机去歪曲他们。”在谈到她和她的摄像机与拍摄对象的关系时,潘梦旭说,我们没有权利去“启蒙”他们。

老城南更有温度

柒周刊:一次夜游决定了这部片子,似乎过于浪漫了?

潘梦旭:那肯定是因为之一,但有些事情做了就是做了,不要问很多理由。

柒周刊:你对老城南怎么看?

潘梦旭:我喜欢那种气息,它更接近南京这座城市。

柒周刊:如果你在南京安家,你喜欢住在老城南,还是新街口或者河西新城?